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人中畫

第一卷 唐秀才持己端正 元公子自敗家聲

詩曰： 坐懷不亂古來誇，閉戶辭人也不差。

試看簷前無錯點，勸君休彩路旁花。

話說蘇州府長汀縣，有一個少年秀才，姓唐名辰，字季龍。他生得雙眉鬚秀，兩眼如星，又兼才高學富，凡做文章，定有驚人之語。家計雖貧，住的房屋，花木扶疏，大有幽野之致。結交的朋友，多是讀書高人，若是富貴闊之人，便絕跡不與往來。看他外貌，自然是個風流人物，誰知他持己端方，到是個有守的正人。除了交際，每日只是閉門讀書。又因他孤高，與眾不同，尋常女子，難以說親，所以年紀二十，尚未受室。

一日，聞得虎丘菊花盛開，約了一個相知朋友，叫做王鶴，字野雲，同往虎丘去看。二人因天氣晴明，遂不僱船，便緩步而行。將到半塘，只見一帶疏竹高梧，圍繞著一個院子，院子內分花間柳，隱隱的透出一座高樓，樓中一個老婦人同著一個少年女子伏著閣窗，低頭向下，不知看些甚麼。唐辰忽然看見，著了一驚，再定睛細看，只見那女子生得：

白勝梨花紅勝桃，黃金弱柳遜纖腰。

若非國色天仙種，安得姿容絕代嬌？

唐辰看了，不覺稱贊道：「好美女子！」王鶴忙止他道：「低聲！恐怕有人聽見。」唐辰微笑，低頭而走。走了幾步，王鶴笑道：「季龍兄平素老成，為何今日忽作此態？」唐辰笑道：「連我亦不自知其故。弟覺光豔觸人，寸心已蕩，有不容人矯持者。」王鶴道：「此女果然絕色，但不知那家姓甚？」唐辰道：「偶然動心，自是本來好色之先天，若一問姓名，便恐墮入後天，有犯聖人之戒矣！」王鶴笑道：「且請問，君子思淑女而輾轉反側，為先天乎？為後天乎？」二人相視大笑。不覺步到虎丘，果然菊開大盛，二人玩賞多時，遂相攜上樓沽飲。不期上得樓來，見有一個老者在樓上獨飲。那老者怎生打扮？只見：

頭戴紗巾，身穿直裰，幾根須如銀見肉，兩隻耳垂珠貼腦。口角含吟，知其為能詩之子美，準頭帶赤，識其為好酒之劉伶。若非藏名君子，實是玩世高人。

那老者正在舉杯獨酌，忽見唐辰與王鶴上樓，又見唐辰年少，風流儒雅，便放下酒杯，立起身，將手一拱道：「二兄請坐！」唐辰與王鶴忙打恭道：「老先生請！」遂同坐於對面。那老者道：「二兄高姓？想因看花而來麼？」唐辰道：「我二人因菊花盛開，閒步至此。偶思小飲，不疑驚動長者，殊為得罪！不曾問長者尊姓，晚生焉敢先通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學生姓莊名臨，別號敬庵，是湖州人，偶寄居於此。」唐辰與王鶴道：「原來是中翰老先生。」莊臨道：「不敢！二兄亦乞見教。」王鶴道：「晚生姓王名鶴。」唐辰道：「晚生姓唐名辰。」莊臨道：「久聞大名！」因命跟隨童子，取兩付鍾箸，送酒同飲。飲酒中間，扳今弔古，談山說水，彼此投機，大家破量豪飲。飲至半酣，忽見一隻大酒船泊在樓下，船窗適與樓窗相對，船中一女子，時時掀起簾兒，看著唐辰微笑。唐辰也不在心，又飲了一會，遂與王鶴起身辭謝，道：「晚生俱醉矣，不堪再酌。」莊臨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到小寓吃茶罷。」遂叫家人算還酒錢。三人同下樓來，上了小船，搖回半塘門前上岸。王鶴辭道：「本該登堂叩謁，恐殘步不恭，容改日謁誠再拜何如？」莊臨笑道：「學生與二兄形骸俱已略去，何又作此俗談？」三人俱笑起來，遂同入堂中。敘禮畢，莊臨吩咐童子備茶到後樓上來。吃罷，因邀二人入內，穿過後堂，由曲檻書齋直登後樓。二人到得樓上一看，只見疏竹高梧圍繞小院，即初來時所見美女子佇立之樓也。相顧微笑，暗以為奇。再細觀樓內，上懸一匾，題著「醉陶樓」三字。再往樓下一看，紫白紅黃，芬紆滿院。莊臨笑指道：「觀於海者難為水，小院疏英殊無足覽，聊以效野人之獻。」唐辰道：「天下豈無菊？古今盡屬陶家，花以人靈耳！今有老先生在此，覺滿院之菊，皆含陶家風趣，不獨虎丘減價，幾令天下秋英皆失色矣！徘徊賞玩，恍置身於五柳之前，何幸如之！」莊臨笑道：「承兄過譽，吾何敢當！」不一時，童子送上鬆茗，二人啜茗觀玩。只見院子外一個少年，穿著一身華服，走了過去，又走了回來，只管觀看樓上。唐辰與王鶴低低說道：「此人想是看見此女，故作此態。」王鶴道：「你認得此人麼？」唐辰道：「我不認得。」王鶴道：「此人叫做元晏，是個呆公子。」言訖，早又是美酒佳饈，靠著樓窗，看菊小飲。飲了幾杯，王鶴問道：「茗溪大郡，人文淵藪，老先生為何遷居於蘇？」莊臨見問，蹙著雙眉道：「此事有難為言者，然承兄下詢，不敢不告。學生只生一子一女，小女雖博一領青衫，然庸腐之才，僅可以持門戶。小女雖閨中弱質，高孟光風範，自顧不減。學生與老妻最為鍾愛，欲得梁鴻而事之。而敝郡鄉紳子弟，不肖者多，往往強求，費人唇舌，故遷居於此，以避之。」王鶴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不知老先生曾為令愛選有佳偶否？」莊臨笑道：「有到有了，尚不知機緣何如？」王鶴見莊臨說話有因，就說道：「老先生既有其人，晚生願執斧柯何如？」莊臨道：「王兄若肯撮合，再無不諧之理。」說罷，大家默會其意，不好再言。直飲到抵暮，二人起身辭謝。莊臨猶戀戀不捨，臨行，又問了居止而別。王鶴一路上與唐辰說道：「觀莊老有意於兄，此段姻緣可謂天付矣！」唐辰道：「樓頭一見，初非有意，店中之遇，亦出無心，而不知所遇即所見，真奇事也。」二人進城各別。

次早，莊臨來拜，唐辰就留在家中敘了一日。莊臨見唐辰舉止幽雅，事事風流，又且少年未娶，甚是歡喜。唐辰見莊臨為人高逸，又且閨中有美，愈加親厚。過了些時，王鶴揣知其意，因乘間對莊臨道：「老先生久擅冰清之望，唐季龍亦可清荀倩風流，無心契合。此中大有天緣，晚生欲以一縷紅絲，為兩姓作赤繩之係，不識可否？」莊臨笑道：「學生久有此意，今日野雲兄道及，可謂深得我心矣！敬從台命。」王鶴遂與唐辰說知，唐辰大喜，即擇日行聘。自聘之後，翁婿更加親厚。正是：

姻緣分定便相親，每向無因作有因。

處世不知多計較，老天作事勝於人。

再說唐辰、王鶴在樓上看見院子邊走來走去的那個少年，姓元名晏，字子過，是個大富公子。為人雖極鄙俗，卻每每強作風流。已定下花鄉宦女兒為妻。他終日東遊西蕩，看人家婦女。這日因往虎丘，從花園邊過，看見樓上美女，便著了迷，只管走來走去。不期到了下午，樓上美女不見，換了幾個男人吃酒，便十分掃興，也無心往虎丘，只在院子前後戀戀不捨。忽後門裡走出一個老婦人來，他認是張媒婆，因上前迎問道：「張婆婆那裡來？」張媒婆認是元公子，因答道：「我在這裡賣些翠花，天晚了要進城去。」二人便同路而走。元晏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家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他是湖州莊家，移居在此。有個小姐，要我替他做媒，只是莊老爺難說話，我替他講了幾頭親事，都不允。今日是他小姐要買翠花，我故此送來。」元晏道：「既是他家女兒托你講親，你何不總承了我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你現今聘下花小姐，目今日日催娶，你不去乾正經事，卻說這些戲話。」元晏道：「我實意如此，到不是戲話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若是實意，你聘下花小姐，那個不知？他難道肯與你做小？」元晏道：「若依你話，這事成不得了，我便是死也！」張媒婆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又不認得他小姐面長面短，為何要死起來？」元晏道：「我早間打從他園外樓下過，我見他小姐一貌如花，伏著樓窗，看見我過，便低著頭向我含笑，著實有意於我，引得我魂飛天外，若是娶他不得，豈不要想死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他小姐果然生得標緻，怪不得你想。但他為人正氣，言笑不苟，怎肯輕易向人含笑？」元晏道：「他若不向我笑，我想他笑甚麼？你既在他家走動，這件事要賴在你身上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你的事怎賴在我身上？」元晏道：「我也不白賴在你身子，送你十兩白銀，煩你假借賣花，見莊小姐說我樓下窺見相思之意。他若不肯應承，我只得死心罷了；他果若有意，你能設法使我會他一會，我再謝你五十兩，決不爽言。」張媒婆道：「這事難，難，難！他是宦家小姐，叫我怎生開口？」元晏道：「你不消說許多難，他小姐已百分心肯，我故此央你，你去只消微微勾挑，他自然領會，我若沒有幾分把柄，我肯拿銀子白白耍你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若果有意便好，倘若是無心，打也有，罵也有，還要將這好主顧送斷了。既是元相公托我，待他些時，替你去走一遭。」二人說罷，進城分路，元晏道：「你明日遲些出門，我絕早還有話來與你說。」二人別了。

到次日，果然元晏拿十兩銀子，到張媒婆家送與他，說：「今日就要煩你去走走，我在家立候好音。」張媒婆接著十兩銀子，心內歡喜，因說道：「元相公面上，只得去走一遭，但不知是禍是福？」元晏道：「包你是福！」言訖就去了。

張媒婆將銀收好，暗想：「這事想必有些因，故此人著魔。」捱到午後，又尋些奇巧珠花，走到莊家來。此時莊奶奶正午睡，遂走到莊小姐房裡來。那莊小姐名喚玉燕。玉燕看見張媒婆來，叫他坐下。張媒婆道：「昨日的翠花不甚好，我今日尋幾朵奇巧的來與小姐。」因開籠子，取了出來，道：「小姐，你看好麼？」玉燕道：「果然比昨日的好些，只是勞你送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我一為送翠花來，二為你昨日說樓下菊花好，因老爺有客吃酒，不曾看得，今日小姐可領我去看看。」玉燕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領他到樓上來。張媒婆看見許多菊花，便滿口稱贊道：「果然好花！怪不得人人要賞。」玉燕道：「我平時也不甚上樓，每年只到菊花開，未免要上來看看。」張媒婆笑道：「菊花雖彼小姐看得好，只怕小姐又被牆外遊人看得好哩！」玉燕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我們下樓去罷！我明日再也不上來了。」張媒婆笑道：「我說戲耍子，小姐為何就認真起來？」玉燕道：「不是認真，你雖是戲話，想起來實是有理。我女孩兒家，倘被輕薄人看見，背後說長說短，豈不可恥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轉回身離了樓窗口。張媒婆道：「小姐這等謹慎！未必有人看見。我且問小姐，城中有個有名的風流元公子，昨曾打從園外樓下過，不知小姐可曾看見麼？」玉燕正色道：「你這話說得沒理了！我一個閨中女子，曉得甚麼元公子，你忽然問我起來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是閒話兒問問。」玉燕道：「你雖是閒話，倘被侍兒聽見，傳到老爺耳朵裡，大家不便。」張媒婆聞言，吐舌道：「小姐面前，原來說不得戲話，這等是老身不是了！」玉燕道：「不是我敢唐突你，我老爺與奶奶家教從來如此！」張媒婆聽了，便不敢開口，遂同下樓來。吃了點心茶，就辭出來。一路想道：「我才說得一句，被他說了許多不是，若再說些不尷尬話兒，定然要打罵了。這等烈性女子，如何講得私情？我幾乎被他誤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事既不成，怎好受他銀子？欲退還他，卻又捨不得，莫若且含糊兩日，再作區處。」遂走到元家，對元晏道：「老身今日到他家，見他家請內眷賞菊花，不得與小姐私語，只得回來，隔一兩日再去，方有的信。」元晏道：「怎如此不湊巧？張娘娘千萬留心，我望信甚急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元相公不消著急，我自然上心。」遂辭了回來。走到自家門前，只見一個人立著等他。見他回來，因說道：「張娘娘回來了？我家太太尋你去說話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沈阿叔呀，可曉得花太太尋我做甚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們不知，叫你就去。」張媒婆見家人催逼，只得同他來。原來這花太太的女兒，叫做花素英，就是定與元晏為妻的。張媒婆走到，見花太太道：「不知有何事呼喚老身？」花太太道：「素英小姐，我前日帶他到虎丘看菊花，在船上失落了一枝珠花，如今失了對，要尋你替我配一隻，你可到房中去見他。」那媒婆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不知是甚麼樣兒，等我去看看。」遂走起身，到後樓來見小姐，問他怎生把一枝珠花失落。素英道：「我也不知怎生就失落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是甚麼樣兒？可拿來我看看。」素英躊躇半晌，見身邊無人，因低低對張媒婆說道：「我珠花不曾不見，因有一件事要央你，假說不見珠花，方好來尋你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不知小姐有甚事央我？」素英道：「我昨日在虎丘看菊，船泊在一個酒樓對面，見酒樓上一個少年，在那裡飲酒，甚是風流。他看見我十分留意，我問船上，有人認得他是唐季龍，有名秀才。張娘娘，你是心腹人，我不瞞你，我見他甚是掛念，今央你替我尋見唐秀才，說昨日虎丘相見的就是我，約他在那裡會一會，我重重謝你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姐，唐季龍果然好個人兒，怪不得小姐動情！」花素英道：「你原來認得他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怎麼認不得他？他雖是少年風流，但生性有些難說話。我替他講了幾頭親事，他嫌好道歉，再不肯便應承。今小姐既吩咐我，我自然留心去說。但小姐須要細密，若吹個風兒到元相公耳朵裡，他就惱我個死哩！」素英道：「這頭親事，爹爹原替我配錯了，我聞他整日在外面不是賭，就是纏人家婦女，你提他怎麼？」因在妝盒內取出二兩銀子，遞與張媒婆道：「這銀子你拿去買果子吃，央你的事，須替我留心！」張媒婆遂接了銀子，道：「我自然替小姐留心，不消吩咐。」就辭謝出來。心中暗笑道：「他夫妻兩個，男的央我偷婆娘，女的央我去養漢，正是天配就的一對好夫妻，毫釐不錯，他反說配錯了。」又想到：「元公子男求女，原是個難題目，自然不成；花小姐女求男，這個題目還容易做。兩樁買賣做成一樁，趁他些銀子也好。」主意定了，過得兩日，就走到唐辰家裡來。看見唐辰，因說道：「唐相公，我前日講得幾家大親事，你皆不肯應承，我今日有一個極巧極好的小親事，與你做個媒，你肯重重謝我麼？」唐辰笑道：「這話奇了，親事便是親事，甚麼有大親事、小親事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娶來一世做夫妻，便是大親事；一時間遇著，你貪我愛，便是小親事。」唐辰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是姦淫之事了。我唐季龍是個正人君子，豈為此禽獸之行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唐相公不要假撇清，你的來蹤去跡，我已知道了。」唐辰道：「我唐季龍從不曾鑽穴相窺，有甚麼來蹤去跡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不要嘴硬，你虎丘看菊飲酒的事發了，還要假惺惺瞞我。」唐辰道：「我前日虎丘看菊，與莊老爺樓上飲酒，乃是斯文之事，有甚麼事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看菊飲酒，固是斯文之事，但彼時飲酒，可有一隻大酒船泊在那樓下麼？」唐辰想想道：「是有一隻酒船泊在樓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船中簾下，一個美貌女子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唐辰又想一想，道：「是有一個女子在簾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曾對著那女子笑麼？」唐辰笑道：「這個卻未曾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你道那女子是誰家的？」唐辰道：「不知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他是花知州的小姐。他對我說，那日看見唐相公留意於他，又對他笑。他又見唐相公人物風流，十分動情，意思要與唐相公會一會，故央我來見你。這便是你貪我愛的小親事。」唐辰道：「美色人之所好，但我唐季龍乃是讀書人，禮義為重，這樣苟且之事，如何敢做？你請回去，莫要壞人名節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又來假道學了！這樣風流事兒，人生罕遇，莫要等閒錯過！」唐辰道：「淫人妻女，亂人閨門，得罪聖賢，我唐季龍就一世無妻，也斷斷不為！」張媒婆見唐季龍說得斬釘截鐵，知道難成，便轉嘴道：「我自戲話，唐相公不要認真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。心下想道：「連日晦氣，怎尋著的不是節婦，就是義夫？若是個個如此，我們做馬泊六的，只好喝風罷了！花小姐送我二兩銀子，如今怎生回他？」

到了家中，躲避兩日，不敢去見元家，當不得兩家日日來尋。張媒婆想來想去，忽然想起來，歡喜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！莫若將錯就錯，弔個繡包兒罷！」因走來見元晏道：「元相公，我為你這事，腳都走壞了，相公你說他對你笑，他說並未曾，這事成不得了。」元晏道：「成不得，我便是死也。」張媒婆道：「這事雖成不得，卻別有一巧機會在此，我總承了你罷！」元晏道：「別有甚麼巧機會，千萬總承我，我斷不忘你！」張媒婆道：「這莊小姐現今看上了唐季龍相公，叫我替他引線。我今受元相公之托，我也不去見唐相公了，就將元相公假充唐相公，約了所在、日子，與他會一會，豈不是一個巧機會？」元晏聽了，歡喜道：「甚妙！甚妙！若得一會，我許你五十兩銀子，一釐也不少。只要你去約個日子，在那裡相會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這個在我。」就辭了出來，心下暗喜。為得計，因又走來見花小姐道：「我為小姐，真真用盡心機。」花素英道：「你為我費心，我自然報你。但不知怎生為我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你一個千金小姐，況受過元公子之聘，我若將你出名，與唐相公說，他若是口穩還好，倘若有些不老成，漏泄於人，異日元公子知道，不但我做牽頭是個死，小姐後日夫妻間如何做人？」素英道：「你說的好，但我不出名，如何與他會面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有個機會在此！唐相公如今與莊老爺相好，指望他女兒為妻。我打聽得這個消息，便瞞著他不說是小姐，只說是莊小姐央我，約他會一會，他自然歡喜。彼時小姐得了風趣，就是有些敗露，又不壞了小姐名頭，你道虧我麼？」花素英聽了，歡喜道：「實實虧你！但約在那裡相會更好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那莊小姐住在城外，須是城外才好。」素英道：「城外怎生過得夜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除非叫只船，只說城外燒香，晚間不回來。」素英道：「燒香如何得晚？」想了半晌，忽然說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楓橋陸衙，是我娘舅家。十月初七，是舅母壽旦，少不得母親同我去拜壽，舅母必留我過夜，到晚上我只推病，要叫船回家，便好路上耽延做事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這個甚妙！我就去約他，十月初七夜在半塘船上相會。」言訖，別了出來。

到了將近初七，張媒婆笑吟吟來見元晏道：「你許我五十兩頭，快拿來！」元晏道：「只要事妥，銀子自有，決不失信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已約定了。」元晏道：「約在何時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初七日，莊老爺有事回湖州去，莊小姐說屋裡人多不便，他夜間自到船在來與你相會。」元晏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張媒婆吩咐道：「莊小姐只認做是唐相公，你到了快活，千萬莫錯說出是元相公！」元晏道：「我是在行人，為何得錯？」二人約定了，方才別去。

到了初七日，花太太果帶了女兒，到楓橋與舅母上壽。素英暗暗約下張媒婆，在接官廳等候自己。捱到傍晚，詐說頭痛，身子

不耐煩，要先回去。舅母留他不住，花太太著忙，只得叫丫環、家人僱只小船，先送回衙去。素英下船，搖到接官廳邊，只見張媒婆坐在一隻酒船在前邊搖。素英看見，忙著人叫住道：「張娘娘，那裡回來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城內一個鄉宦人家，今日相親，那家留酒，回來晚了。他們先坐轎進城去了，因船中尚有東西，叫我押船回去。花小姐從何處來？卻坐這樣的小船？」花小姐道：「今日楓橋舅母四十歲，母親同來拜壽，原打帳過夜，不期我一時頭痛，不耐煩，故叫這小船先回衙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姐既要回衙，我們的大船正是順路，直到你家後門口過，何不上我的大船同回去？船中尚有好茶在此請你。」素英道：「如此最好，我坐這小船已換得不自在，快些過去！」兩船泊並，張媒婆扶了小姐過船，兩個丫環也帶了過來。花小姐吩咐家人道：「我進城不遠，今有張娘娘作伴，你不消跟我了，可去回復太太，說我頭痛好些，免得他記掛。」家人見船到吊橋，料不妨事，遂原隨小船回楓橋去，不題。

卻說張媒婆見小船去遠，打一個暗號，船家會意，便悄悄搖到半塘灣裡住下。張媒婆對素英道：「小姐，你要留心，唐相公只認是莊小姐，千萬莫要說出自家姓名。」素英道：「曉得。」張媒婆就跳上岸，走到半塘橋上，只見元晏在那裡張望。見了張媒婆，忙問道：「那人出來了麼？」張媒婆低低說道：「船已到了，就在橫頭灣裡，只是時候還早，不便上船，你須耐心守守。等月落了，我便在船頭招你，你此時不可來張望，恐有人看見動疑。」說罷，就先走去了。元晏守到月落，天色黑暗，方走到灣裡船邊來。見船中沒動靜，不敢輕易上船，等了半個更次，方見船頭上低低咳嗽，他便走上船來。張媒婆扯著衣襟，領他走入中艙，低低說道：「那人已睡了，你須輕輕上牀，用些水磨上去方妙。」元晏也不答應，挨入艙房，脫去衣巾，悄悄揭開帳子，扒上牀來，早有一陣蘭麝之氣，侵入鼻中。忙掀開被，將身鑽入，喜得那人並不推拒，只是面向裡而睡。元晏用一手伸入肩窩，又用一手摟住，低低說道：「莊小姐，想殺我也！今蒙小姐垂愛，得親玉體，實是三生有幸！」花小姐只不答應。元晏又道：「小姐不必含羞，事已至此，恩情似海，若會面無言，豈不負此良夜？」花小姐方低低答道：「既已相會，有甚可言？」元晏道：「不言也罷，只求小姐轉過身來。」小姐不肯，被元晏用手一扳，方輕輕隨手而轉。元晏見他身子轉來，不覺情興勃勃，遂騰身而上。花小姐雖一時情動，然尚是處子，未曾破瓜，被元晏花心點刺，未免作楚楚不勝之態。支撐再四，香汗欲沾，元晏百般憐惜，萬分情趣。但見：

一個是久慣浪蕩子，一個是未破嫩嬌娃。一個年鬆忽緊，一個帶笑含啼。一個路人藍橋，玉杵作玄霜之搗，一個歡逢合浦，珠胎迸火齊而問。悄聲但聞驕喘，暗面只覺芳香。你貪我愛，惟願地久天長。性急心忙，不覺雨收雲散。

二人事畢，元晏道：「蒙小姐深情，得遂我平生之願，但恨無一盞銀燈，照見芙蓉嬌面。」花小姐道：「陋貌不堪君見，暗中正好遮羞。但今夜草草一會，明日你東我西，相見甚難，豈不是一場春夢？」元晏道：「這實無可奈何。」因用手在花小姐身上細細摸美，忽摸到腰間，有一個小小肉疙瘩，因驚問道：「小姐為何也有此物？」花小姐道：「我生下來就有此物，日裡看有頭有面，像個鳥兒，父母愛我，叫他做肉鴛鴦。」元晏道：「我也有一個在腰裡。」就牽花小姐的手，到他腰裡一摸，果然也有一個。二人歡喜道：「這是天生一對鴛鴦，今日之會，不是無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興動，元晏又欲再行雲雨，花小姐也不推辭。這番興趣，比前正濃。正是：

二番雲雨一番濃，又到巫山二十峰。

莫怪襄王太相狎，難得相逢似夢中。

二人事畢，張媒婆在牀前低低叫道：「唐相公，快起來，天將亮了。」元晏與花小姐戀戀不捨，當不得張媒婆再三催促，元晏沒奈何，穿衣而起，叮嚀後會之期。張媒婆道：「後會在我，不消多囑。」遂扯了元晏出船，送到船頭，看他上岸去了。張媒婆關上艙門，叫船家將船移入城，送花小姐回衙。真個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做了一樁偷天換日之事。

那元晏自從私會了花小姐，不知是自家妻子，只認作莊家小姐，滿心歡喜。過了幾日，又來尋張媒婆，要約後會之期。張媒婆乘機騙了許多銀子去，便今日推有事，明日推不便，只是延捱。元晏又制了許多珠翠鈿環，托張媒婆送去，張媒婆暗暗自家收下。因思：「無物回答，恐怕元晏動疑，我今買幾尺素綾，求莊小姐繡一對鴛鴦，落個款，說是莊小姐回答他，不怕這呆公子不死在我手裡。」就買了五尺素綾，又買了些果品，一徑出城來見莊小姐。

這日，莊小姐同母親在房中間話，忽見張媒婆來，莊太太道：「你好些時怎不來走走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身連日事忙，故未曾來，今日特特尋了幾個果品，來孝順太太與小姐。」莊太太道：「多謝你了。」叫他坐下吃。又說道：「你連日不來，可知我小姐有了人家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是那家？」莊太太道：「就是唐季龍秀才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果然好個人品，文才又高，小姐得配此人不錯了！未知何時要做親？」莊太太道：「約在來春就要做親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我媒雖不曾做得，喜酒卻是要吃的。」莊太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老身今日此來，有一件事要求小姐。」莊太太道：「何事？」張媒婆因取出綾子，說道：「城中一個宦家小姐，今年才十二三歲，極歡喜老身，他要學刺繡，遍處求尋，沒有好樣兒。前日，我偶然在他面前誇說，莊小姐刺的繡四郡聞名，他就賴在老身身上，要替他轉求一幅。老身因時常受他恩惠，推辭不得，故大膽來求小姐繡一幅送他，不知小姐可肯作承老身麼？」莊太太道：「他終日閒著，總是拈弄針指。」因對女兒說道：「你就替張娘娘繡一幅。」莊玉燕問道：「不知要繡甚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他女孩兒家，繡佛、繡仙他還學不得，不若繡一對鴛鴦，與他作樣罷。」莊小姐道：「這不打緊，十日後就有了。」又說此閒話，辭了出來。過了半月，張媒婆來取，小姐果然替他繡得端端正正，只不曾落款。張媒婆道：「小姐若不落款，他知是誰人繡的？」莊小姐欲求不過，只得又繡了「莊玉燕制」四個小字在下面。張媒婆得了，千恩萬謝，辭了出來。

原來，張媒婆要在元晏面前弄手段，先對元晏說：「莊小姐收了相公許多首飾，心內甚喜，特親繡一幅鴛鴦回答。」今日准有，暗暗約了元晏，在半塘門前遠遠等候。他大模大樣直從莊衙拿了出來，走到無人之處遞與元晏，元晏打開一看，見一面繡著「莊玉燕制」四字，著實歡喜，以為千真萬確，再不想是被奸婆作弄，每日求張媒婆要思量後會。張媒婆道：「這事如今做不得了！」元晏道：「為何做不得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前日他二人未曾結親，恐怕不成，故指望一會，我便乘機作承了你。如今唐相公聘已行了，只在早晚要做親，豈肯擔驚受怕，再做這事？」元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叫我也沒法，現今花太太催做親甚急，莫若撿個日子做了親，豈不是一樣受用？」元晏道：「花家是我妻子，莊家是別人妻子，騙將來落得受用，怎說是一樣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說的是老實話，你不聽便罷！」元晏見張媒婆話不投機，便自家暗想道：「早知今日這等難得見面，前日他與我交歡之時何等親愛，不如竟說出我是元公子，他自然思量嫁我，不思量嫁唐呆子。可惜不曾說明，他只認我是唐呆子，不知是我，明日嫁過去，知道錯時再思量我，豈不遲了？為今之計，要圖莊小姐，必先將我與他私會透個風兒在唐呆耳朵裡。他是個好名之人，怕出丑惹人笑話，自然退親。他退了，我再用機謀去求，不怕不歸於我。只是這風兒怎吹得到他耳朵裡？」想了一會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。」遂日日帶了繡鴛鴦，走到虎丘與半塘鬧撞。

這日，恰好遇見王鶴。二人拱拱手，王鶴問道：「子過兄要往那裡去？」元晏道：「弟聞得虎丘有一高手裱褙，我有一幅心愛畫兒，要到那裡與他裱褙。」王鶴道：「甚麼名筆妙墨，可借一觀否？」元晏笑道：「此非名筆妙墨，卻比那名筆妙墨相去天淵。本該請兄賞鑒，奈其中有許多委曲難對人言，非我吝惜一觀。」王鶴道：「既是看不得，弟告別罷。」元晏道：「畫雖看不得，難道朋友就疏了？我與兄久不相會，今日既遇，怎生匆匆就去？沽飲三杯，未為不可。」言訖，就拖了王鶴的手，到一個酒店中坐下，叫酒家取些酒餚，二人對飲。飲到半酣，元晏忽微微自笑，又長歎數聲。王鶴問其何故，元晏皺著雙眉道：「小弟胸中有無限之樂，又有無限之苦，可惜對兄說不得。」王鶴道：「相知朋友，肝膽可傾，有甚麼說不得？」元晏道：「一來兒女私情，二來事關閨閣，三來事已不諧，說來恐兄洩漏，故不敢說耳！」王鶴道：「弟從來忍穩，兄但說不妨！」元晏道：「兄真個要說？弟斷然不說，今將這幅畫借兄一看，兄聰明人，便可想見矣！」王鶴道：「這個最妙！」元晏因叫家人開了拜匣，取出繡鴛鴦，遞與王鶴。王鶴接來展開一看，卻是一幅刺繡的鴛鴦，遂稱贊道：「繡得好極！」看到下面，見「莊玉燕制」四字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此是

何說？」因假做不知，問道：「這莊玉燕是誰家女子？」元晏跌跌腳道：「說也傷心，這女子與我有萬種風情，百分恩愛，只恨三生緣淺，只種得一宿郵亭，朱係百年姻眷，真苦殺人也！」王鶴道：「他與你如此相好，為何不結秦晉？」元晏道：「此乃兒女私情，父母不知，又許與別姓。他是個女子，怎好爭執？所以繡這一幅鴛鴦贈我，要結來世之姻，教我怎不想殺痛殺？」王鶴道：「有此奇遇，這相思也怪不得兄要害了。」元晏道：「弟與兄相知莫逆，故吐膽相告，望兄不可漏泄一字！」王鶴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二人又吃了幾杯，王鶴就別了回去。暗想：「莊玉燕分明是莊臨女兒，不料有此醜行。唐季龍是個矯矯名士，若娶了他來，美則美矣，後日有人知道，豈不是一生之玷？我今既然知道，若不說明，便是欺他了。」遂來見唐辰，就將遇元晏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急得唐辰抓耳撓腮，心如火焚。呆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他既如此，便美如西子王嬙，亦不消提起矣！但只是莊老一片好情，退親之事，怎生出口？」王鶴道：「若說明元晏之事，傷了莊老體面，若不說明，退親無名。」唐辰道：「姓名萬萬不可說出，只問他可曾繡鴛鴦贈人，他心下自然慚愧，不敢爭執矣！」王鶴道：「只好是這等說。」唐辰道：「就煩兄長一行。」王鶴道：「我就去。」

二人別過，王鶴來見莊臨。莊臨留坐待茶，茶罷，王鶴道：「晚生今日有一句不識進退之言，不應敢告老先生否？」莊臨道：「有何話不妨直說。」王鶴道：「敝友唐季龍，蒙老先生之愛，許結朱陳。不期近日，偶聞曖昧之言，以為人倫風化之始，恐招物議，以傷一生名節，故托晚生敬辭！」莊臨聽了，大驚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學生家教嚴謹，況小女秉性幽貞，今忽來此污蔑之語，定有奸人捏造！煩兄與季龍說：此事關係甚重，還須細察，豈可出此不倫之語！」王鶴道：「唐季龍也再三體察，但事有根因，故不能過為隱忍。」莊臨道：「事既有因，何不細說？學生也好追求。」王鶴道：「晚生不敢多言，老先生只問令愛，可曾繡一幅鴛鴦贈人？這事之根因便見了。」莊臨道：「既有證據，這不難，兄請少坐，待學生去問。」遂起身入內，問夫人道：「前日玉燕曾替人繡一幅鴛鴦否？」夫人道：「一月前，有張媒婆拿綾子來，說是城中鄉宦小姐要學刺，聞知玉燕繡得好，來求他繡一幅去作樣。你為何問起？」莊臨就將王鶴的話說了一遍，因道：「閨中針線，怎傳與外人？惹這樣是非！」遂令家人立刻尋張媒婆來說話。家人去了，莊臨就留王鶴小酌候信。

直到傍晚，家人才尋著張媒婆來。莊臨問道：「你求我家小姐替你繡的鴛鴦，拿與何人？可實實說來，若不說明，我就要送官究治！」張媒婆道：「這是鄉宦小姐要學繡，來求小姐繡與他作樣的，我曾對太太說明，又不是私情曖昧，老爺只問太太便知！」莊臨道：「太太我已問明了，只是你拿去與何人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拿去與城裡鄉宦小姐。」莊臨道：「這是我家小姐的手制，怎肯輕易付與外人？你可取來還我，我便萬事都休，若推三阻四，我定不饒你！」張媒婆道：「要我另尋一幅便難，要我取回原物容易，今日天晚不及，明早我就去拿來。老爺何鬚髮怒？」莊臨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明早快快取來，別的事不要你管！」張媒婆應諾，就去了。莊臨方對王鶴說道：「這便是繡鴛鴦的始末，有何曖昧，唐季龍詫為怪事？」王鶴道：「晚生今日告退，待張媒婆取來再議。」二人別了，不題。

且說張媒婆回到家裡，暗想：「這必是元公子不謹慎，將此繡被人看見，有甚閒言閒語，故莊家發急追求。明日討得回來方好，若討不回來，到有許多氣淘哩！」捱到天亮，就去見元晏說道：「元相公，你是在行人，怎麼將莊小姐的繡鴛鴦露在人眼裡？有人吹到莊老爺耳朵裡，莊老爺大怒，昨日叫家人尋我去，要擺佈我。虧我說得巧，只說是鄉宦小姐要學繡求去作樣的，故此莊老爺信了，只要取回去看看，我今特來取。」元晏聽了，知為中計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送他許多首飾，他只送我這幅繡，如何又要來取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這是莊老爺來取，與莊小姐無乾。」元晏道：「這幅繡是我的性命，莫說莊老爺，就是皇帝要來取，也沒的還他！」張媒婆道：「相公若不還他，他明日難為我，我一口說出來，你也不得乾淨！」元晏道：「說出來只敗壞他家閨門，我有甚不乾淨？我一個公子家，偷婦女是常事，況撒手不為奸，憑你說出也無大事。」張媒婆見他真不肯還，慌做一團道：「元相會，你若果如此，便是害死我了！我如今取不得繡鴛鴦回去，他將我送官，不是撈就是打，叫我老人家怎當得起？」元晏道：「他若送你到官，我替你說分上也使得，拿銀子與你去用也使得。若要繡鴛鴦，你便死，我也不顧你！」張媒婆見他說得咬釘嚼鐵，不肯與他，急得哭將起來道：「元相公，怎這等忍心！我為你的事弄到這個田地，你不顧我，卻教誰來顧我？」元晏想一想道：「你若要我顧你，我有一個算計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有甚算計？」元晏道：「你今快快回家，收拾了細軟東西，躲在我家，有誰人敢來尋你？且等我事情妥了，那時你再出來相見，便不妨了。」張媒婆想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忙走回家，將要緊物件收拾，將門鎖了，躲在元衙不題。

卻說莊臨，到次日，等候到晚，不見張媒婆來，因叫家人再去追尋。家人尋到夜回來，說道：「張媒婆門是鎖的，不知何處去了，訪問鄰舍人家，都說早間搬了些東西出門而去，想是走了。」莊臨聞言大怒，寫了一張呈子，到明日叫家人送在縣裡。縣主准了，出牌拿人，尋訪幾日，並無蹤跡。唐家與莊家因此事不明，都不便提起。元晏見兩家親事不成，滿心歡喜，正要央個太老到莊家去鑽求。不料，父親元主事升了福建邵武知府，便道來家看看。因見元晏終日遊蕩，便立刻與他完親，就擇吉日通知花家，花家甚是歡喜。到了吉日，元家笙簫鼓樂迎娶回來，夫婦兩人拜過堂，同送入洞房合巹。人都爭看新人，不知卻是兩個舊相知。正是：

爭言佳婿近乘龍，誰道藍橋路久通。

不信請君今夜看，海棠枝上已無紅。

元晏與花小姐在洞房同飲合巹，元晏看花小姐雖不及莊小姐十分美貌，然是宦家風範，還有五六分人才。花小姐自心有病，恐怕新郎看出，轉低了頭，做出許多嬌羞之態。合巹已罷，丫環與伴娘請他去睡，代他解去上身衣服，內裡貼身衣服，死不肯脫，竟自上牀而睡。元晏見花小姐上牀，也脫去衣裳，鑽入被來。見小姐朝裡而睡，元晏百般溫存，只不肯回轉身來，元晏認是女子，未曾見人，自然害羞，不好用強。況夜已深了，只得摟抱後身同睡。到次日，元知府起身上任，元晏送父親上船，到晚方回。又備酒同新娘共飲，新娘只是低了頭，不肯吃，再三苦勸，勉強飲了一口。到臨睡時，元晏吩咐丫環伴娘，托死替他將貼身小襖脫去，下面褲子畢竟穿著上牀。元晏見其怕羞如此，自解衣上牀，低低說道：「你我既做了夫妻，便當如魚得水，何必害羞？」因用手撥轉他身體，才撥得轉，手略放鬆，又側了轉去。如此三番五次，才得對面而寢。再去解他小衣，他一發推拒，元晏費了多少氣力，方能扯去。及上身輕輕一觸，花小姐痛楚難勝，悲啼不已。元晏愛惜之甚，不敢恣意，只得少停，直至三朝之夜，方許露滴牡丹，香分豆蔻。花小姐用手推拒，指爪幾抓破元晏之肉。元晏見他痛苦，十分憐惜，不及帶雲尤雨，而早已雪消春水矣。忙且鮫魚尚展拭，燈下一看，只見點點胭脂，鮮豔可愛。元晏心內更加歡暢，以為真正閨中處子，比宣淫之女人相懸絕。正是：

強將老面改羞顏，皮肉寬鬆假作難。

若彩原紅何處有，雞冠熱血染班翰。

元晏被花小姐許多做作，竟認作未破瓜的處子。到了半月後方才說話，元晏聽得聲音甚熟，有些疑心，到夜間上牀，遍身撫摸，摸到腰間，忽摸著那個肉疙瘩，方大驚道：「你為何有肉鴛鴦？莫非莊小姐就是你？」花小姐聽了，暗自驚駭道：「他如何得知？」忙用手到元晏腰間一摸，也摸著肉疙瘩，心下方明白，他是唐季龍，卻不敢應承，只得勉強答道：「這是一個瘡巴，甚麼肉鴛鴦，莊小姐，這等大驚小怪？」元晏道：「既不知肉鴛鴦，你怎知我腰間也有，卻來摸我？罷了！罷了！我費了許多心機去騙別人婦女，原來還是自家妻子，叫我怎氣得過？」花小姐道：「你外面纏婦女，怎到疑心起我來？」元晏道：「你也不消強辯，這事現有肉鴛鴦為證，你也瞞不得我，我也瞞不得你，我女子也見過幾個，就有些痛楚，也不似這等畏怯！原來你自家心裡有病，故作此態以遮飭。一個破罐子，叫我空費了二夜氣力，豈不可惱！」花小姐見瞞不過，只得撒嬌大哭起來，道：「你這等冤屈我，我到不如死了罷！我家父母，自會替你要人。」便扒起來，哭哭啼啼，尋死覓活。元晏見這般光景，只得叫丫環伴娘勸他睡了。

卻說張媒婆，自從躲到元衙，到也得免是非。及花小姐娶過來，恐怕看破行狀，十分擔憂。過了三朝，並無話說，他方才放心。不期這夜在房外打探，忽聽見房裡如此如此，他心下是明白的。暗想道：「元公子不是好人，他沒本事奈何花小姐，明日定要

在我身上出氣，我明日早早溜開，還是造化。」到次早，也顧不得許多東西，只將些銀子，並元晏送他的首飾，帶在腰裡，竟白一道煙走出去了。不期天網恢恢，被莊家那原差撞見，認得是張媒婆，便一把扯住道：「張娘娘那裡去？叫我那裡不尋到！」張媒婆尚不知莊衙告他，因說道：「李叔叔，你尋我作甚？」那差人道：「莊老爺有一張呈子，在大老爺處告你，故大老爺差我來拿你。」張媒婆聽了，魂飛天外。那差人不由分說，竟拿他到縣裡投到，不題。

卻說元晏清晨起來，懷恨張媒婆做這圈套，思量要打他出氣，便走到後面來尋。不見形影，四下尋到，並無蹤跡。心下大怒道：「這虔婆如此可惡，饒他不得！」就寫了一張呈子，說他拐騙許多銀子並金珠首飾，送到縣裡去追究，不題。

卻說原差，既捉了張媒婆，就報知莊臨。莊臨通知王鶴、唐辰，都到縣裡看審。到了午堂，縣官升堂，差人就帶張媒婆報到。莊衙抱呈家人，也就進去。縣官唱了名，叫張媒婆近前問道：「你既做媒婆，就該老老實實，怎麼拐騙莊衙繡鴛鴦，與何人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婦人為媒，從來老實，這繡鴛鴦是鄉宦小姐要學繡去求莊小姐的，莊太太都知道，怎說是拐騙？」縣官道：「既不是拐騙，鄉宦小姐是那家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是大鄉宦人家，不好說。」縣官道：「學繡好事，怎不好說？必有曖昧之情，與我撈起來！」左右一聲咳喝，就要求撈。張媒婆慌了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容小婦人說，就是元鄉宦家小姐。」話未畢，忽見階下一人跪下，手拿一張狀子，道：「家老爺到福建上任去了，這張媒婆巧借莊小姐私情，拐騙家公子許多金銀首飾，只將一幅繡鴛鴦來抵塞。今家公子情不甘服，具呈到老爺台下追究。」縣官將狀接上看，叫張媒婆道：「你這奸婆，我只道你單拐了莊衙的繡鴛鴦去騙人，誰知你就將繡鴛鴦蠱惑良家子弟，又拐了元公子許多首飾。騙人東西，壞人名節，罪不容於死，快快撈起來！」左右一齊將張媒婆撈的殺豬一般叫喊道：「老爺容小婦人細說，這事都是元公子起的禍根，不關小婦人之事。」就把元公子如何思慕莊小姐，花小姐如何思慕唐季龍，及不得已，假充二人名色在舟中相會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縣官聽了笑將起來，道：「將計就計，將錯就錯，奸婆伎倆，真令人不測！這也罷了，只是你為何騙元公子許多首飾？又騙莊小姐的繡鴛鴦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婦人何曾騙他首飾？是他自願托我送與莊小姐的，但莊小姐毫不知情，怎敢送去？要退還元公子，元公子轉要動疑，小婦人沒奈何，暗暗替他收了。又想沒有東西回答，恐怕元公子疑心，只得買了素綾，明公正氣，對莊太太當面求莊小姐繡的，怎說是騙？」縣官道：「既是明求，莊爺為何告你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爺，有個緣故。元公子不曉得莊小姐是花小姐假的，今打聽莊小姐許嫁唐相公，只在早晚做親。他急了，將這繡鴛鴦露在唐相公面前，使唐相公動疑，與莊衙退親。今唐相公不知就裡，果與莊衙退親。莊老爺故告小婦人，要討這繡鴛鴦。」縣官道：「元公子為何也告你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爺，也有個緣故。元公子執這繡鴛鴦為證，指望唐莊兩家退了親，他於中取事。不期前日元老爺回來，見元公子不學好，立刻就娶花小姐過來，與他完親。元公子與花小姐被窩中認識出前日私會不是莊小姐與唐相公，就是自家夫妻，彼此沒趣。他不怪自家作事差池，轉怪小婦人，故激惱到老爺台下。」縣官大怒道：「你這奸婆，既勾引元公子，騙許多財物，又勾挑花小姐失節於人。莊小姐閨中貞女，被你暗損其名；唐秀才文苑名儒，被你誑言生疑。如此神奸，將人倫風化幾乎敗盡！」喝令：「放了撈，重打三十毛板！」元公子的金珠首飾照數追還入官，莊小姐的繡鴛鴦，令元衙家人取來，當堂發還莊衙家人領去。就提筆判道：

審看元晏已聘花氏為妻，禮宜速速完親，乃遊冶窺樓，妄投貞女之梭；花氏既納元衙之彩，法令靜守女儀，乃潛行江漢，反贈伊人之管。張媒婆神奸也。既利元晏之金，又受花氏之賄，挑唐生員以淫，而唐辰閉門不納。勾莊小姐以私，而莊氏掩耳不聞。邪謀不行，狡計百出。遂指元為唐，借莊於花。陷男女於姦淫，情無可原；傷朝廷之名教，罪不容死。宜加重懲，以警奸邪。元晏思淫人之妻，而適自淫其妻，總為人事，蓋亦狐綏曖昧之呈其丑，夫復誰尤？唐辰不淫人之女，而恰娶不淫人之妻，患曰貞義天成，實光明正大之流，其芳宜加旌獎。張媒婆騙去繡鴛鴦，速宜完趙，驅來珠翠，急迫入官。庶賢奸以別，貞淫各受。逐出免供，不許再擾。

縣官判完，當堂讀與眾聽。此時，莊臨、王鶴、唐辰、元晏、與眾朋友，俱在外看審。看見審出真情，無不稱奇。獨元晏滿面羞愧，暗暗溜了回去。張媒婆被打三十，扒出來，眾人唾罵不已。

元晏回到家中，氣得目瞪口呆，長吁短歎。花小姐見他模樣，反惱羞成怒道：「我一個宦家閨女，許嫁與你，以為終身之托，誰知你壞心腸，叫張媒婆移名改姓引誘我，到是天有眼，不曾失身別人，今日既為夫妻，就有些差池也該為我包涵，怎麼送張媒婆到官，出我之丑？獨不思出我之丑，也是出你之丑，你這樣無情無義，與你做甚麼夫妻？不如死罷！」遂大哭一場，取出汗巾，要上去上吊。元晏慌了，只得陪罪，再三勸解，夫婦遂依然相好，不題。

卻說唐辰，看見審出情由，方知莊小姐冰清玉潔，就央王鶴同到莊衙請罪。莊臨見唐辰持己端方，十分歡喜，以為擇婿得人，就令其選擇吉日，以完姻來。後來，唐辰雖登科甲，因愛高逸，不肯做官，惟在家內與莊小姐為室家之樂，外與莊臨、王鶴徜徉山水之間。莊小姐連生二子，俱能繼書香。元晏夫妻設心貪淫，受人無窮指唾，豈非善惡到頭終有報哉！有詩為證：

貞節從來千古名，宣淫到底敗家聲。

思量淫玷他人婦，豈料淫人反自淫。